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騎士団長殺し

刺杀 騎士团长

第1部 显形理念篇

第1部 顕れるアイデア編

KILLING
COMMENDATORE



上海
三
文
出
版
社

刺杀 骑士团长

騎士団長殺し

KILLING
COMMENDATOR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第1部
显形理念篇

第1部
顕れるアイデア編



上海
译文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杀骑士团长/(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327-7658-0

I. ①刺… II. ①村…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1351号

KISHIDANCHO-GOROSHI Vol.1 ARAWARERU IDEA-HEN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17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KISHIDANCHO-GOROSHI Vol.2 UTSUROU METAFUA-HEN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17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09-2017-924号

刺杀骑士团长

[日]村上春树/著 林少华/译

责任编辑/黄昱宁 冯涛 姚东敏 装帧设计/千巨万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5 插页 4 字数 553,000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350,000册

ISBN 978-7-5327-7658-0/I·4693

定价:9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目 录

- 引言 —— 1
- ① 假如表面似乎阴晦 —— 4
- ② 有可能都到月球上去 —— 16
- ③ 不过是物理性反射罢了 —— 36
- ④ 远看，大部分事物都很美丽 —— 48
- ⑤ 气息奄奄，手脚冰凉 —— 62
- ⑥ 眼下，是无面委托人 —— 76
- ⑦ 无论好坏都容易记的姓氏 —— 84
- ⑧ 改变形式的祝福 —— 98
- ⑨ 互相交换各自的碎片 —— 108
- ⑩ 我们拨开又高又密的绿草 —— 122

- 11 月光把那里的一切照得很漂亮 —— 133
- 12 像那位名也没有的邮递员一样 —— 144
- 13 眼下，那还不过是传说 —— 153
- 14 但是，奇妙到如此地步的奇事是第一次 —— 165
- 15 这不过是开端罢了 —— 176
- 16 比较美好的一天 —— 192
- 17 为什么看漏了这么关键的事 —— 203
- 18 好奇心杀死的并不仅仅是猫 —— 211
- 19 在我的身后看见什么了 —— 227
- 20 存在与非存在交相混淆的瞬间 —— 244
- 21 虽然小，但砍下去肯定出血 —— 253

- ◆22 请柬还好端端活着 —— 263
- ◆23 大家真的都在这个世界上 —— 274
- ◆24 仅仅收集纯粹的第一手信息而已 —— 293
- ◆25 真相将带给人何等深的孤独 —— 305
- ◆26 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构图 —— 316
- ◆27 尽管样式记得真真切切 —— 322
- ◆28 弗朗茨·卡夫卡热爱坡路 —— 330
- ◆29 那里边可能含有的不自然要素 —— 339
- ◆30 那上面怕有相当大的个体差异 —— 351
- ◆31 或者过于完美亦未可知 —— 366
- ◆32 他的专业技能大受重视 —— 375

引言

今天从短暂的午睡中醒来时，眼前有个“无面人”。他坐在我躺着的沙发对面一把椅子上，以一对没有面孔的虚拟眼睛直呆呆盯视我。

男子是高个头，打扮同上次见时一个样。戴一顶宽檐黑色帽子，把无面的面孔遮去一半。依然身穿颜色灰暗的长风衣。

“来找我画肖像。”无面人确认我分明醒来之后，这样说道。声音低沉，缺乏起伏和温润。“你答应过我的。记得的吧？”

“记得。不过那时哪里也没有纸，没办法画你。”我说。我的声音也同样没有起伏和温润。“作为代价，我把企鹅护身符给了你。”

“啊，那个现在我带到这里来了。”

说着，他笔直地往前伸出右手。他的手非常长，手里攥着企鹅塑料玩偶，是作为护身符拴在手机上的。他把它扔在玻璃茶几上，“咚”一声轻响。

“还给你好了，你怕是需要这个的吧！这小小的企鹅会保佑你，保佑你身边的宝贝男女。只是，作为交换，我想请你画我的肖像。”

我困惑起来。“可你催也没用。我从没画过没有面孔的人的肖像。”

我的喉咙干得沙沙作响。

“听说你是个出色的肖像画家。再说，什么事都是有第一次的。”无

面人说道。说罢笑了——我想是笑了——那类似笑声的什么好像从洞穴深处传来的空洞的风声。

他摘下遮掩半边面孔的黑色帽子。应该有脸的地方没有脸，那里缓缓旋转着乳白色的雾气。

我站起身，从画室拿来速写簿和软芯铅笔。然后坐在沙发上，准备画无面人的肖像。可是从哪里动笔好呢？从哪里捕捉发端好呢？我无由得知。毕竟那里有的仅仅是无。一无所有，到底该如何造型呢？何况，包含着无的乳白色雾气一刻不停地改变着形状。

“最好抓紧。”无面人说，“我不可能在这个场所停留多久。”

心脏在胸腔发出干涩的声响。没多少时间，必须抓紧。问题是我握着铅笔的手指一直静止在虚空中，无论如何也不想动，就好像从手腕到指尖彻底麻掉了。如他所说，我有几个必须保护的人。而说起我能做的，唯独绘画而已。然而我横竖画不出这个“无面人”的面孔。我无计可施，兀自瞪视那里雾气的转动。“对不起，时间到了。”无面人稍后说道，白色的河雾从无面的口中大大吐了出来。

“等等，只要再等一会儿……”

男子重新戴上黑帽，再次隐去半边面孔。“迟早再来找你一次！那时你怕也能够把我的相貌画下来了。在那之前，这个企鹅护身符先放在你这儿好了！”

无面人消失，一如雾气被突来的疾风扫荡一尽。他一瞬间消失在空中。剩下的唯有无人坐的椅子和玻璃茶几。玻璃茶几上并没有企鹅护身符留下来。

恍若一场短梦。但我清楚知道这不是梦。倘若是梦，我生存的这个
世界本身就该整个化为一场梦。

或许迟早我总会画出无面的肖像。如同一个画家得以画出名为《刺
杀骑士团长》那幅画。但是，在画出之前我需要时间。我必须把时间拉
向自己这边。



假如表面似乎阴晦

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夏天，山谷深处雨一阵阵下个不停，而山谷外面大体是白云蓝天——那是海上有西南风吹来的缘故。风带来的湿乎乎的云进入山谷，顺着山坡往上爬时就让雨降了下来。房子正好建在其分界线那里，所以时不时出现这一情形：房子正面一片明朗，而后院却大雨如注。起初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但不久习惯之后，反倒以为理所当然。

周围山上低垂着时断时续的云。每当有风吹来，那样的云絮便像从前世误入此间的魂灵一样为寻觅失去的记忆而在山间飘忽不定。看上去宛如细雪的白亮亮的雨，有时也悄无声息地随风起舞。差不多总有风吹来，没有空调也能大体快意地度过夏天。

房子又小又旧，但院子相当宽敞。放手不管，院子里的绿色杂草就长得蓬蓬勃勃，里面像藏猫猫似的住着猫的一家。园艺师来割草的时候，便不知搬去了哪里。想必不再宜居的缘故。那是领着三只小猫的一条纹母猫。神情严肃，很瘦，瘦得足以说明活着的艰辛。

房子建在山顶上。走上面朝西南的阳台，可以约略看见杂木林间闪出的海——只有洗脸盆里的水那样的面积。浩瀚太平洋的小小残片。据相识的房产中介介绍，纵使那么一点点面积，能看见海和不能看见海，地价也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作为我，海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怎么都

无所谓。远远看去，海的残片只能看成颜色黯然的铅块。人们何以非看海不可呢？我无法理解。对于我，莫如说更中意打量周围山上风光。山谷对面的山，表情随着季节的不同、气候的不同而栩栩如生变化多端——只消将其一天天的变化留在心底就足够有趣。

那个时候，我同妻的婚姻生活一度归零。倒是在正式离婚协议书上也签名盖章了，但后来因种种缘由，归终又重新开始婚姻生活。

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是不容易理解的。就连当事者都很难把握因果之间的关联。勉强用一句话表达前因后果，或许用得上“破镜重圆”这个惯常说法。但这两次婚姻生活（所谓前期与后期）之间，有九个多月的时间，一如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运河豁然开着一个深口。

九个月——作为离别时间是长是短，自己难以判断。事后回顾起来，既觉得仿佛是近乎永恒的时间，又似乎相反，短得令人意外，稍纵即逝。印象每天都不一样。为了简单说明实物尺寸，时常在拍摄对象旁边放一盒香烟什么的，而在我的记忆影像旁边放置的香烟盒，却好像随着当时的心情而自行伸缩。看来，在我的记忆围墙的内侧，一如事物、事象之类变化不止，或者就好像与之对抗似的，本应一成不变的尺度也处于变化之中。

话虽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的所有记忆统统那样胡乱地为所欲为，擅自伸缩不止。我的人生基本上是平稳的、整合性的，作为大体通情达理的东西运行至今。只是，仅就这九个月来说，确乎陷入了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混乱状态。对于我，那期间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例外的、非同寻常的时间段。置身其间的我，好比在风平浪静的大海正中游泳时忽然被

来历不明的巨大漩涡卷了进去的游泳选手。

回想那期间发生的事情（是的，现在我正在一边回溯距今几年前发生的一连串事项一边写这篇文章），感觉上，事物的轻重、远近及其关联性之所以往往摇摆不定而沦为不确定的东西，逻辑的顺序之所以趁我一眼照看不到的间隙而迅速前后倒置，其原因想必也在这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尽我所能，系统性地、按部就班地讲述下去。或许归终无功而返，可我还是打算拼命扑在自行构建的假设性尺度之上，一如筋疲力尽的游泳选手扑住偶然被潮水冲来的一截树干。

搬到这座房子后最先做的事，是买了一辆二手车。原先开的车前不久开坏了，作为废车处理了，有必要再买一辆。在地方城市，尤其独自一人住在山顶，车就成了用于日常购物的必需品。我去到小田原市郊一家丰田二手车销售中心，发现一辆分外便宜的卡罗拉旅行车。推销员说是浅灰蓝色，其实车的色调一如憔悴不堪的病人的脸。行驶距离虽然不过三万六千公里，但由于过去有事故记录，以致大幅降价。试开了一下，刹车和轮胎似乎无碍。应该不会频繁利用高速公路，所以足矣。

租房子给我的是雨田政彦。在美大和他是同班。虽然大我两岁，但对于我是少数合得来的朋友之一，大学毕业后也时不时见面。他毕业后放弃绘画，在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得知我和妻分开独自离家后暂时没有去处，就说他父亲的房子空着，问我能否以看家的形式住进去。他的父亲雨田具彦是很有名的日本画家，在小田原郊外山中拥有兼作画室的房子，夫人去世后约十年来始终一个人在那里悠然度日。但前不久确认得了认知障碍症，于是住进伊豆高原一家高级

护理机构，房子已经空几个月了。

“毕竟孤零零建在山顶上，场所很难说方便，但在安静方面百分之百有保证。对于绘画，环境再理想不过。让你分心的东西也一概没有。”雨田说。

房租几乎只是名义上的。

“谁也不住，房子就荒废了，乘虚打劫或火灾什么的也让人担心。只要有谁住进去，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若说完全白住，你怕也不释然。根据我这边情况，可能要出一个简短通告。”

我没有异议。本来我拥有的东西只够装一辆小卡车。叫我搬，明天就可搬来。

搬来这房子是在五月連休结束后。房子固然是不妨以农舍称之的西式小平房，但空间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位于不算矮的山顶上，杂木林簇拥四周。准确占地面积多大，雨田也不清楚。院子里长着高大的松树，粗壮的树枝伸向四方。这里那里点缀着庭石，石灯笼旁边长着气派的芭蕉树。

如雨田所说，安静这点毫无疑问是安静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让人分心的东西很难说完全没有。

同妻分手住在山谷的差不多八个月时间里，我同两位女性有了肉体关系。哪一位都是人妻。一位比我小，一位比我大。两人都是我教的绘画班的学生。

我抓住机会打招呼约她们（一般情况下我基本不敢。我这人怕见生人，本不习惯这样做），她们没有拒绝。为什么不晓得，对当时的我来

说，把她们诱到床上是十分简单的事，也似乎合情合理。对自己教的学生进行性诱惑，这几乎没让我感到内疚，而觉得同她们具有肉体关系，就像在路上向偶然擦肩而过的人问时间一样无足为奇。

最初发生关系的，是一位二十六七岁，高个头，眼睛又黑又大的女子。乳房小，细腰，宽额头，头发漂亮，一泻而下。相比于体形，耳朵偏大。或许不能说是一般人眼中的美女，而脸型却是画家想画一画的有特征的令人兴味盎然的那一类（实际上我是画家，实际上给她画过几幅速写）。没有孩子。丈夫是私立高中历史老师，在家打老婆。情形似乎是在学校无法行使暴力，就在家发泄相应的郁闷。但毕竟没往脸上打。把她脱光一看，身上到处是淤青和伤痕。她不愿让人瞧见，脱完衣服相互拥抱时总是关掉房间所有照明。

她对性交几乎没有兴致。那里总是湿度不够，每次进入都说痛。即使花时间慢慢爱抚甚至使用润滑剂也不见效果。痛得厉害，很难平复。因为痛而不时大声呻吟。

尽管这样，她还是想和我性交。至少不讨厌那么做。这是为什么呢？也许她是为了寻求痛感，或者为寻求快感的没有也未可知。抑或寻求以某种形式接受惩罚。人在自己的人生上面寻求的东西委实五花八门。不过她在那里不寻求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亲密性。

她不喜欢来我这里，或者不喜欢我去她家，所以我们时常用我的车开去多少离开些的海边情侣用的宾馆，在那里做爱。两人在家庭餐馆前宽阔的停车场碰头，大体在午后一点多进入宾馆，三点前离开。那种时候她总是戴一副大大的太阳镜，无论阴天雨天。但有一次她没赶来约会

场所，教室里也没再露面——同她的短暂而几乎没有高潮的性事就此终了。和她的性爱交往，加起来也就四五次，我想。

其后发生关系的一位人妻是有着幸福家庭生活的。至少看上去过的是没有任何不满足的家庭生活。那时她四十一岁（记忆中），比我大五岁。小个头，长相端庄，衣着总那么优雅得体。每隔一天就去健身房做瑜伽，腹部全然没有赘肉。而且开一辆红色迷你库柏（MINI Cooper）。刚买的新车，晴天从很远就能看见它闪闪发光。有两个女儿，两个上的都是湘南费用不菲的私立学校。她本人也是从那所学校毕业的。丈夫经营一家公司，没问是什么公司（当然也不是很想知道）。

至于她何以没有轻易拒绝我露骨的性诱惑，缘由不得而知。也许那一时期我身上带有类似特殊磁性的东西，而把她的精神（不妨说）作为质朴的铁片吸附过来。或者同精神、磁性什么的毫无关系，而是她纯粹寻求肉体刺激而我“碰巧是位于身边的男人”亦未可知。

不管怎样，那时的我能够把对方寻求的东西——无论那是什么——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毫不迟疑地奉献出来。最初阶段，看上去她也极为自然而然地享受同我的这种关系。就肉体领域来说（即使此外没多少可说的领域），我和她的关系委实一帆风顺。我们把这一行为坦率地、毫不做作地完成下来，那种毫不做作几乎达到抽象水准——其间我悄然意识到这点，心里多少生出诧异之念。

不料想必她中途清醒过来了吧，一个阳光钝钝的初冬清晨她打来电话，以如同朗读什么文件的声音说道：“我想往下我们最好不要见面了，见也没有出路。”或许不是原话，但意思是这样的。

的确如其所言。别说出路，实际上我们连根据地都几乎无从谈起。

美大上学时代，我大体是画抽象画的。一口说是抽象画，其范围却是很广的。关于形式和内容，我也不知怎样解释才好，总之是“不受束缚地自由描绘非具体意象的画”。曾在画展上得过几次小奖，在美术杂志也发表过。对我的画给予评价和鼓励的老师和同伴，多少也是有的。即使将来不能被寄予厚望，但作为画画人的才能还是说得过去的，我想。但我要画的油画，大多情况下需要大幅画布，要求使用大量颜料。理所当然，创作费用也高。而且自不待言，购买无名画家的大幅抽象画装饰自家墙壁的奇特人物出现的可能性也无疑近乎零。

单单画自己喜欢的画当然生活不下去。这么着，为了获得活命口粮，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接受预订画肖像画。也就是把诸如公司老总啦学会大腕啦议会议员啦地方名流啦等或可称为“社会栋梁”（粗细诚然有别）之人的形象一个个具象地画下来。这方面需求的是有厚重感和沉稳感的现实主义画风。那是足以挂在会客厅和总经理办公室墙上的绝对实用性的绘画。亦即，作为工作，我必须画同作为画家我个人所追求的完全处于对立面的画幅。就算补充说是出于无奈，那也决不至于成为艺术家性傲慢。

专门受理肖像画委托的小公司位于四谷。因了美大时代老师的私人介绍，我在形式上成了那里的专属签约画家。固定薪水固然没有，但只要画出一定数量，维持年轻单身男人一个人活命的收入还是有的。支付西武国分寺铁路沿线的狭小公寓的租金，获取一日三餐——如果可能——时不时买一瓶廉价葡萄酒，偶尔同女友们看一次电影，便是这种

程度的简朴生活。只要在确定时间段集中完成肖像画来确保某种程度的生活费，往下一段时间就一古脑儿画自己想画的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不用说，画肖像画对于我是维持生计的权宜之计，无意长此以往。

不过纯粹作为劳动来看，画所谓肖像画则是相当轻松的作业。大学时代我在搬家公司打过一阵子工，也做过便利店的店员。相比之下，画肖像画的负担，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轻得多。只要掌握了要领，接下去无非同一程序的反复罢了。没过多久，画一幅肖像画就花不了多长时间了，和用自动操纵装置开飞机没什么两样。

可是，这活计不温不火持续做不到一年之间，我意外得知自己画的肖像画似乎受到了高度评价。顾客的满意度也好得不得了。事关肖像画结果，若顾客时有抱怨，那么理所当然，就不再有任务派到自己头上。或者专属合同都会明确取消。相反，如果评价好，任务就会增多，一幅一幅的报酬也多少有所提升。肖像画世界便是如此严峻的世界。没想到，尽管我仍同新手无异，可任务还是一件件纷至沓来。报酬也算得上水涨船高。负责我的人对我的作品也表示欣赏。委托人里边甚至有人评价说“这里独辟蹊径”。

至于我画的肖像画何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我自己并无想得起来的情由。作为我，并没有投入多少热情，不过是一件接一件完成公司分配的任务罢了。老实说，自己迄今画了怎样的人物，如今一个都想起长什么样了。话虽这么说，毕竟我是志在当画家的，一旦手握画笔面对画布，那么无论哪一种类的画，都不能画成毫无价值的画。果真那样，势必玷污自己本身的画魂，贬损自愿从事的职业。我提醒自己，纵使画不